

眼泪砌成的建筑：牌坊

一座牌坊一种人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座牌坊都是由眼泪、血汗浇筑建成，那哭干了的眼泪，那已然成血的汗，落地结晶神如琥珀，俨然就是眼泪与血汗的化石。既感天动地，也教育后人。我说的教育后人并非建议我们后生死搬硬套——榜样一定不必邯郸学步，而是想我们这些后人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那光芒四射、泽被四方的精神。

百度称，牌坊，也称“绰楔”或者“绅楔”，是中国传统纪念性建筑物之一。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

牌坊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用于祭天、祀孔。它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并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不仅置于郊坛、孔庙，且用于宫殿、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及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桥梁等处，景观性很强，起到点题、框景、借景等效果。

牌坊按材质可分为石牌坊、木牌坊、琉璃牌坊，按功能可分为标志牌坊、道德牌坊、功德牌坊、节孝牌坊、陵墓牌坊、家族牌坊，按级别可分为救命、圣旨、恩荣、御制，按样式可分为单门冲天式、三门三楼式、三门五楼式、四方亭式等。

望江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孝乡、义乡，其孝行、善举、忠烈人士颇多，据清乾隆《望江县志》统计，自明以来，有名有姓的忠节、孝友人士五十有余，共有烈女、烈妇、贞女、节妇达五百之众。该志还记载：“自徐仲源以孝义闻，天子赐白华轩以旌之，厥后士以功名显，妇女以贞节著，表宅树坊者，翕然接武。斯朝廷之恩宠，盖非特间里之光荣而已。”据不完全统计，望江共有牌坊达二十余座，有影响的如徐仲源的孝子白华轩、范家前屋孝子牌坊、县城牌坊楼、凉泉十八里汪氏守节牌坊、罗氏贞节牌坊、周氏贞节牌坊、张氏贞节牌坊、王氏贞节牌坊等。由于牌坊众多，城县因此于顺治年间专门在北门修建了一座牌坊楼。牌坊楼上下三层，横跨北门，三门三楼式，气势巍峨。老人们说，只要从北门进县城，必须经过牌坊，当人们的双脚跨过牌坊的那一刻，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油然而生。

长岭范家前屋孝子牌坊又叫孝思维则牌坊，建于清乾隆时期。据说，乾隆时期范家前屋有一孝子名范家芳，其家境贫寒，十岁时读书启蒙，聪慧而性温让。某日，其父病重，时值隆冬，却想吃鲜枣，家芳自然四寻而无果，无奈之下只好抱着村中一颗光秃秃的枣子树痛哭。应该是其孝行感动了上苍，那光秃秃的枣子树竟在隆冬时节长出一颗鲜活香甜的枣子。家芳迅速摘下，其父亲食后，顷刻病愈。在其母病重期间，母亲不吃，他也跟着不吃，母亲病故，他七天不吃不喝，随后在母亲墓前搭茅棚守灵，一守便是三年不归，村民常常听得他于半夜悲痛号啕，引得慈鸟也在坟前悲鸣。家芳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七岁。知县将家芳事迹上报，由温姓郡守批准“孝思维则”牌坊。

凉泉十八里汪氏守节牌坊。据十八里村的老人们回忆，牌坊具体建成岁数不清楚，但他们知道毁于“破四旧”时期。相传，汪氏女家境殷实，从小受着良好的家风及诗书教育，长得清秀端庄，远近闻名，喜爱一种勤奋踏实、努力向上的人生。十八岁时，远近说媒之人踏破了门槛，不论是富家子弟，还是一表人才，她一概不允。她家有一块田，叫五斗丘。意思是种下这块田需要五斗种子，足见此田块之大。她放出话来，谁在一天之内插好她家的那块五斗丘，她就嫁给谁，不论他是农夫还是官人，不论他是丑八怪，还是乞丐者，不论他有八十岁还是小伙子。

此话放出，一大批公子少爷、壮士须眉纷纷前来，但均没有一人能完成这个任务，个个叹息着摇头回府。其所在地不远的村子有一龙姓小伙，家境贫寒，虽不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却也是吃了上顿就要操心下顿的情况，年已二十八，而无钱婚娶，也没有哪个女子愿意许配于他。家人与村中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均叫他前去一试，他认为此言不实，不必前往。他有一个发小，知道他有一身的种田功夫，生拉硬拽把他拖了过去。在人们的见证下，龙姓小伙便接下了五斗丘这个沉重而神圣的绣球，从曙光初现，至太阳正要落山之际，小伙子没喝一口水，没进一粒米，但他终于插下了五斗丘最后一颗秧苗。当人们为他欢呼雀跃之际，他也顺便抬头伸了个懒腰。应该是由于长期埋头，又由于兴奋过度，血压升高，龙姓小伙子一下子倒了下去，任凭周围人哭天喊地没再醒来。而汪氏女子居然不顾一切嫁到了龙家，孝敬公婆，守节终老，知县上报朝廷后，赐建青色牌坊一座。由于年代久远，牌坊的题名也很少有人记得。只有这则故事流传了下来。

很多牌坊也都如此，如罗氏贞节牌坊、周氏贞节牌坊、张氏贞节牌坊、王氏贞节牌坊等也只有一则故事存在，其他均沉于历史深处，化而为泥，泥土中长出鲜花，长出青青的小草，一茬又一茬地在村头田野的上空飘着香，醉着人。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蓑衣黄瓜才开坛

天 凌

汪老师是我多年好友的母亲，75岁的她，10年前曾得了早中期肺癌，医生帮她做了开胸手术，切除了一叶肺，又仔仔细细将附近的淋巴结都扫除。

汪老师在突如其来的人生打击面前，不可避免地消沉了3个月。后来，考虑到外孙女正在上高一，需要营养，我好友又在单位忙得不可开交，汪老师挣扎着从命运的泥沼中拔出腿来，重新拎起了菜篮子。

一开始，她切菜切不动，锅铲挥不动，洗锅端不动，做一步，歇一会，菜都做糊了，满额头都是虚汗。但老一辈都有沉甸甸的责任心，汪老师坚持做外孙女的后勤工作，做着做着，6个月过去了，9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汪老师自述走路时，不再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布鞋擦地的声音，渐渐消失了。汪老师曾因化疗脱落的头发，如今也渐渐长了回来，她苍白的脸色依稀有了一丝红晕。

过了五年，汪老师不只有气力打八段锦、写书法，还有力气做全家的团圆

宴，她去医院复查，医生也诧异：少了一叶肺的老太太能有如此的精神气。汪老师为了鼓励候诊室外刚认识的病友，当场哼唱大家耳熟能详的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格清奇非俗流……”那一脸忐忑、满脸黯淡的病友，先是吃惊，后是笑，最后又用手背胡乱地抹去眼泪。

汪老师攥着病友的手，轻柔拍打她的手背，劝道：“回去别一味地歇着，歇得越多，胡思乱想越多，精气神越差；能做事，能付出，就把心里头的那块大石头移除了，这就有利于恢复。”

汪老师又唱着过了五年，厨艺越发精进，体力比刚退休时也不差多少。当然，与一般老人家一样，如果儿孙不回家，汪老师最爱吃莲子杂粮粥，加一个茶叶蛋。最近，她学会了腌蓑衣黄瓜，这是搭配杂粮粥的绝妙小菜。她像小女孩一样，见了我们就要炫技——只见她用两根筷子平行放在黄瓜两侧，左手食



沐浴

李昊天

摄

◆草木情深

新漳河畔的油菜花

王 娟

久闻望江是著名的油菜花之乡，有超过五十万亩的花海，油菜花是当地最靓丽的一张风景名片，但我并未料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我亲眼看到新漳河畔的油菜花。

如果说别处的油菜花像色调金黄明亮的巨幅油画，那么沿着新漳河前行，一路所见的油菜花便如清新淡雅的水粉画。绵长的河流无尽延伸，河岸两旁的土坡上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车奔驰在路上，像置身于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中。河两岸的油菜花如连绵起伏的金色波浪，春风吹过，平静的河面泛起细小的涟漪，不时还有牛儿在河边的草地上悠闲地低头吃着青草，此情此景令我一

时恍惚，以为误入了桃花源：忽逢桃花源，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意境同样的美好，唯一不同的是渔人所逢的是桃花林，我遇见的是油菜花丛。

河面澄澈如镜，金黄的油菜花倒映其间，花在水中的倒影让我莫名地想到希腊神话中因爱上自己的影子而化身水仙的美少年。河畔的油菜花如身着春服的美丽少女，日日以水为镜，流连忘返自己的倒影，因而化作灿烂的花朵，与河水长相依偎。一直觉得草木花朵若与水相依，便平添了一分逸动的灵气，就如这新漳河畔的油菜花，因为靠水而居，摇曳而成了一道清丽脱俗的风景。

◆人间小景

我在宣城

黄可欣

初至安庆，那长江之畔的风光便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间，中国的第一长河，就在单位出门直走一公里的地方，浩浩汤汤，奔腾不息。夕阳下的长江很美，红日层层铺在江面上，仿佛水面是静止的，只有江风、杨柳、汽笛声和不时飞过的水鸟为伴。夜晚的长江是寂寥的，少了白日的喧闹，凭栏处，一轮明月悬在夜幕中，耳畔能听见江水奔流的声音，此时此景，正如春江花月夜中描写的那样，明月长悬、江水长流，一切亘古不变，人显得如此渺小，却又被这宏大的天地所包容，内心满是宁静与敬畏。

单位后面有一条锡麟街，清晨包子笼打开冒出腾腾白雾，炒面下锅猛火呛出锅气，麻楼下锅刺啦一声，鼓起金色泡泡……早上上班的时候匆忙，只能期待着科室的姐姐顺路给我带些小吃，大南门的牛肉豆腐包、六中老头青菜包子、热辣油亮的安庆炒面——这些不仅是我唤醒

清晨的动力来源，更是一份份沉甸甸的情意。下班后，大街小巷中星星点点亮起了美食的灯，安庆菜馆里，山粉圆烧肉、鸡汤泡炒米等名菜已经飘散出诱人的香气，滨江夜市的百家小吃汇聚传统与创新之味，还有很多地道美食隐藏在老城区中，有一家正得味龙虾烧烤是我的心头好，一只只饱满的虾尾经过油炸和卤制，呈现出鲜红酥脆的美味样子，夏夜和朋友坐在路边，吹吹晚风，喝着汽水，谈天说地，耳边传来隐隐约约的悠扬戏曲声，不由得感叹，人的一生就是由这些微小幸福的片段组成的呀！

安庆的街道，古朴而又富有烟火气。前两年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湖心路是我上班必经之路，十几分钟的车程，沿途是大湖、菱湖，夏天有“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冬天有“天山云水，上下一白”，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元宵节时我去了一次倒扒狮古街，

指弯曲，顶着菜刀，大拇指与中指左右夹紧两根筷子，只听一阵清脆的“嚓嚓”声，一条黄瓜已经从头切到尾；将黄瓜翻个面，如法炮制，斜向45度再切一次，一条蓑衣黄瓜轻轻拉开，片片相连，比原先长长了几近一倍，盘曲起来如一条龙，抖开如一连串晶亮的珠玉，黄瓜的气息像泉水一样扑入鼻翼。

汪老师将新鲜黄瓜用盐“杀水”，再用自己琢磨出的秘制调料腌制，并将黄瓜小心地盘入泡菜坛子。她笑道：“三天之后，请你们吃粥，还有我刚学会的虾仁猪肉锅贴。”

我拍下了汪老师的开坛时刻：她像一个获得生活奖赏的孩子一样开怀大笑，青筋毕露的手拎起已经腌成琥珀色的蓑衣黄瓜，后者呈螺旋形，片片相连，纹丝不乱，一股混合着糖醋味儿的鲜香之气扑面而来。汪老师将蓑衣黄瓜装在蓝边碗里，又盛了一盘滋滋作响的焦脆锅贴，对我好友说：“快去送前楼的刘妈妈，对，就是东边第一户，窗口开着一大丛重瓣蔷薇的那一家，你只要在窗口一喊，她家的小白狗就会叫起来，她老伴听到狗叫，就会出来开门。我听说，刘妈妈轻微脑中风刚出院，这个时候，特别需要鼓励。你去对她讲，每天都要做康复，别灰心，等她恢复好了，我来教她切蓑衣黄瓜。”

蔫巴的冬瓜

寇建斌

蔫巴一进村就感觉不对劲。

夜黑得像块铁板，铺天盖地压下来，空气稠得喘口气都费劲。间或瞥见些人影儿，还没等他搭话，一忽闪就不见了。

蔫巴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听见自己的心打鼓一样咚咚乱跳。果然，隔着老远就瞅见自家院里亮着檐灯，娘的哭声像锋利的砍刀把暗黑的夜割成丝丝缕缕。

蔫巴裹着一阵风闯进家里，差点把树上挂的檐灯扑灭。他爹一眼扫见他，扒下鞋一头冲过来，劈头盖脸就抽。——你不伺候那帮畜生了？回来干吗？

几个人生拉硬拽才把暴怒的爹隔开。没人理蔫巴，就那么晾着他。他的眼没处放，粘在墙根的一颗冬瓜上。冬瓜是他种的，根上埋了好多猪粪，像被吹起的猪尿泡，疯长，个头已像个胖娃娃。

蔫巴很快闹清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妹妹去山坡上割猪草，遇上进山扫荡的东洋兵，就被地擗倒……妹妹想不开，解下腰带吊在山坡的枣树上。

夜深了，露水冰凉，陪夜的人扛不住，都走了。一盏孤灯，映着两张冰冷的面庞。你可是我儿子，就替我出口恶气！咋出？

一把磨得锃亮的柴菜刀扔过来。你送菜不是能进山下鬼子的炮楼么，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

蔫巴浑身一哆嗦，闪开那把刀。爹两眼通红，射出的光比刀刃还锋利，瘆种！你不敢，老子敢！

蔫巴跪着爬到爹跟前，爹，这事使不得呀。咱别说不能杀鬼子，就是杀了，咱一家人还能活吗？

爹踹他一脚，此仇不报，咱还有啥脸面活在这世上？

爹，你千万别办傻事啊！爹站起身，猛躁两脚。滚，我咋生了你这么个瘆种！你这个不忠不孝没骨气的东西！你不是我的种，我没你这个儿子！

夜越发黑了，露水越发重了，脚像蹬着黑水，黏得迈不开步子。从小到大，爹从没打过他，也没骂过这么重的话。他生下时娘没奶水，长得蔫巴，性子也蔫巴，后来也没伸展开，身量小，力气也小，干不了重活，就被叫成了蔫巴。当初他去给山下鬼子炮楼送菜，爹满心不乐意，也只是唉声叹气，由着他了。本来这个差使就让人瞧不起，他家出了这事，他被赶出家门，就更让人瞧不起了。他家的菜爹不让卖，村里别人家的菜也不给他卖，他只得跑到不相识的邻村去讨菜。

炮楼里管事的皇协军听说了他家的事，虎着脸不让他去送菜了。蔫巴哀求着说了好多好话，搭上两盒哈德门，才算保住这差使。管事的显然起了疑心，再来送菜，都要一样一样仔细盘查。后来出了件事，管事的看出他是真怂，才不再管他。

那天，蔫巴来送菜，他爹后边悄悄跟来了，假装帮着推车，要随他进炮楼。他发现了让爹走开，他爹不理，要硬闯。他急了，冲着守门的皇协军喊，他腰里有刀，别让他进！皇协军端着大枪冲到他爹跟前。他爹气得冲他破口大骂，你个瘆种！王八崽子！一场秋雨过后，接着下了一场霜，山地里的蔬菜只剩下冬瓜、萝卜、白菜几样。

这天，蔫巴用独轮车推来一车冬瓜。其中一个大得出奇，像个胖娃娃。进院后，路过那处有东洋兵把守的库房时，蔫巴手一抖，车把歪了，冬瓜险些滑落。蔫巴连忙停车，去捆绑这个捣蛋的冬瓜。东洋兵围过来，咧着大嘴哇啦啦冲他叫，他听不明白，手脚僵在那里。远处有个皇协军过来，听懂了意思，指挥他抱起那个冬瓜。冬瓜太大了，他憋得脸红脖子粗，还是抱不起来。东洋兵们笑得前仰后合，他也跟着傻笑。他忽然拿这个冬瓜玩起了魔术。他一提瓜蒂，像掀开了壶盖，冬瓜一端打开了。奇妙的是冬瓜里边还有几个冬瓜，里边的冬瓜也有个瓜蒂，他傻笑着抓住瓜蒂往外一拽，冒出股白烟。东洋兵们正在惊奇，冬瓜突然爆裂，火光冲天而起，火球飞向库房，燃爆了库房里存着的铁瓜之类，整个据点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蔫巴爹没有找到蔫巴，只找到了一只烧得半焦的鞋底子。这鞋底子是蔫巴娘做的，他认得出来。

蔫巴爹把鞋底子揣进怀里，用袖子不停地抹眼睛，喃喃道：儿啊，你不是瘆种，你是爹的种啊……

